



TIAN

天

HE

河

胡继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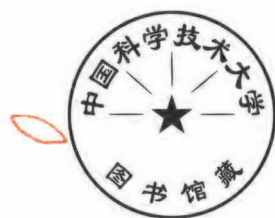
小胡庄上绝大多数人家都有一条河……
一条天河 我在河的这一头 爸爸和妈妈在河的那一头……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天 TIAN 河 HE

胡继风 著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河 / 胡继风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319-5984-7

I. ①天…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4631号

天河 TIANHE

胡继风 著

出版人：商 亮

责任编辑：何 萌

插 图：逆行阿星

封面书法：王一丁

封面设计：梁 毅

整体制作：文思天纵

责任印制：姜奇巍 李 妍

出版发行：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8号楼150090)

网 址：www.lsbook.com.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1

字 数：145千

书 号：ISBN 978-7-5319-5984-7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8.50元





1. 一觉醒来 / 1
2. 小满知道就好了 / 5
3. 高兴是一只受惊的鸟 / 11
4. 半天就可以长大 / 21
5. 大槐树小槐树 / 26
6. 看水 / 34
7. 荣贵爷爷的瓜田 / 41
8. 退步还不算很明显 / 46
9. 黄昏时的买羊人 / 52

10. 只要不怕就不会有 / 62

11. 手里攥着一把草 / 70

12. 最想说的 / 80

13. 这个问题太难了 / 87

14. 换一只小狗能 / 95

15. 一下子就 / 103

16. 全家福 / 113

17. 我一定要找到它 / 122

18. “看娃娃” / 132

19. 桃桃回来了 / 141

20. 悄悄话 / 149

21. 地球上的天河 / 157

后记 / 162



1. 一觉醒来

早早早早就醒了。

当然不是自然醒，因为窗户外面还黑魑魑的一片呢，还正是打呼噜和说梦话的时候呢。

早早是被吵醒的。

吵醒早早的不是爸爸不是妈妈也不是奶奶，不是弟弟晚晚，更不是家里的小狗点点。

而是鞭炮。

外面的鞭炮太密了，简直比夜空中的星星和麦田里的麦子还要密：你听，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前一串刚刚落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后一串赶紧就起来啦……就像一群反应飞快的同学在做成语接龙，中间连一点儿思考的当儿也不用留。而且有时候是几串鞭炮同时响起来，就像有几个同学同时想起了一个成语，于是都叽叽喳喳地做抢答。

那声音就更大、更吵了……

也难怪，因为今天才初六。

正月初六。

日子还在年关里。

年关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美最美的那道关：离家很久很久的大人差不多都回来了，差不多家家都团圆了。吃的是好的，几乎顿顿都有肉；穿的是好的，几乎人人有新衣；看的是好的，电视里几乎天天都有热

热闹闹的晚会；说的是好的，几乎都是吉祥话和祝福语……

对了，还要贴春联、挂年画、走亲戚、放鞭炮。

特别是鞭炮，要一口气从除夕放到正月十五。而且不仅仅一日三餐之前放，天黑之后也会放，天亮之前还会有人放——整个世界还都在梦乡里，鞭炮声像加了扩音器，听起来最最吵人了。

早早好几次都被吵醒了。

以前，被吵醒之后，早早只是迷迷糊糊地睁一下眼，挪挪胳膊动动腿，顶多再翻个身，换个姿势，接着就又像花儿一样香地睡着了——毕竟，早早还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再加上又处在不用早起的寒假里，所以正是贪恋热被窝的好时候。

可是，今天的情况有些不对劲儿：早早挪了挪胳膊，结果胳膊碰到的是被子；伸手摸了摸，摸到的依然是被子。

应该是妈妈呀。

应该是温暖的妈妈呀。

早早一下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刚才还像淘气时的晚晚一样黏着自己不放的困，现在就像一只受惊的小老鼠，嗖地一下逃得没影了！

早早试探地伸直了腿——没错，触到的并不是那个刚回来几天的爸爸，而是晚晚的小脚丫！

早早噌地一下坐起来，拉下了电灯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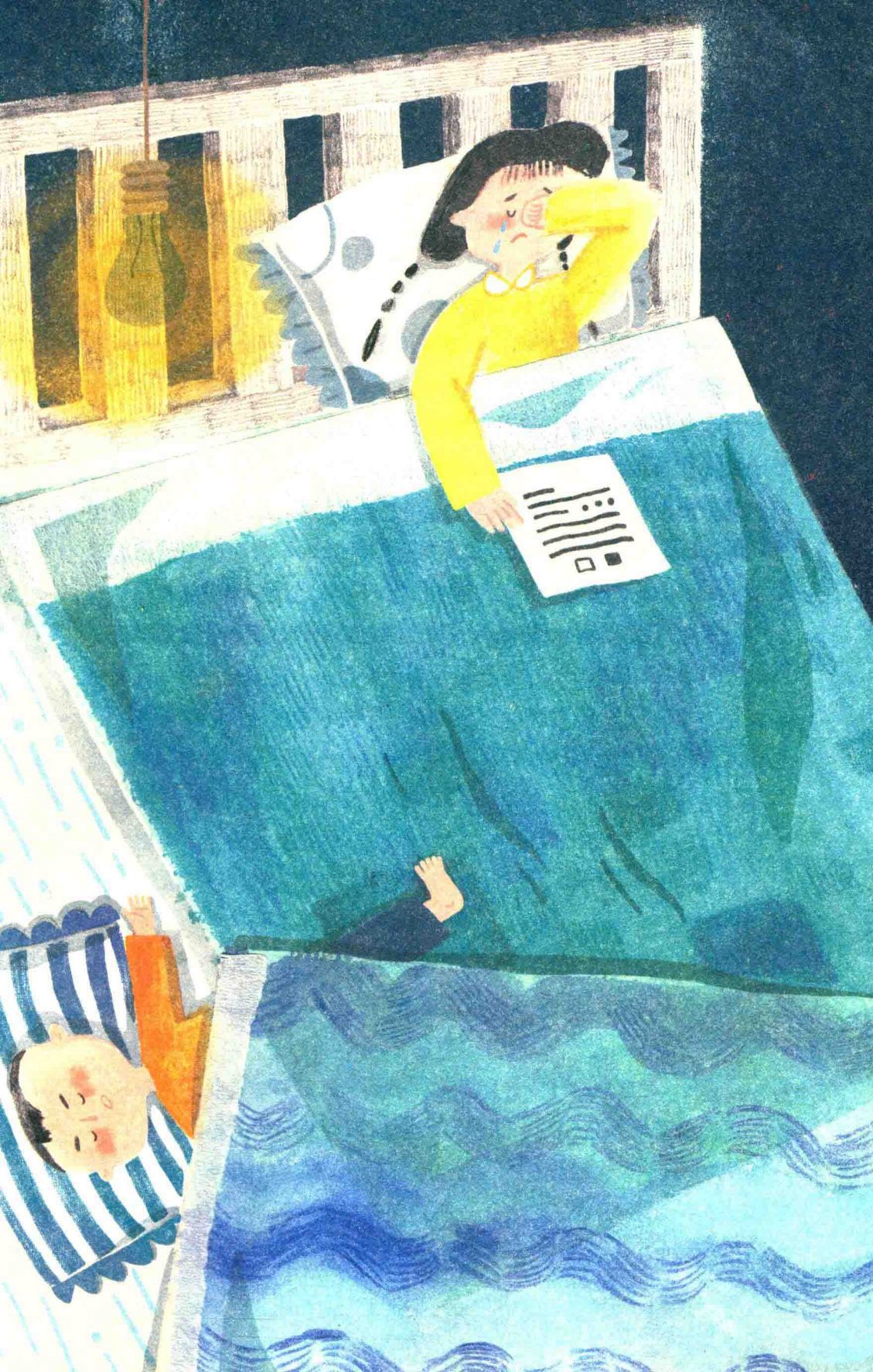
小小的屋子里，所有的东西，一下子就尽收眼底了。

妈妈不在被子里！

爸爸也不在被子里！

但是被子上面多了一张纸，一张很显然要早早一开灯就可以看到的纸。

早早一把抓起来。



“早早，当你看到这张纸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已经赶到漳山县城了，也许已经上了汽车了……”

哇——早早看不下去了，扯开嗓子哭了起来。

也许是早早的哭声太响了，比外面的鞭炮声还要响，只用了一秒钟，就把五岁的晚晚给哭醒了。

晚晚也几乎只用了一秒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晚晚也扯开嗓子哭，而且一边哭着一边掀起被子往外面跑。

早早是不可能再哭的了。

因为跟光着脚、只穿着一身薄秋衣的晚晚比，哭这件事情真的太太小了。

早早现在要做的，就是也像晚晚一样，光着脚、穿着一身薄秋衣，以最快的速度追出去……



2. 小满知道就好了

太阳刚出来没多会儿，光线就有些刺眼了——这可不能怪太阳，虽说已经过了春节，名义上已经进入春天，但外面还是天寒地冻的，雪还没化呢。

刚升起的太阳就像一只刚出壳的小鸡仔，依旧软软的、黄黄的。

铺天盖地的雪，就像无数面小镜子，将本来软软的、黄黄的阳光给放大了，放大了好多好多倍。

对于刚刚哭过的早早来说，就变得更加刺眼了。

晚晚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因为哭得更厉害，眼睛都哭肿了，看上去只剩下一条缝儿。

整个人也无精打采的。

和大雪刚刚飘落时候的晚晚比，看上去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这场大雪是除夕那天中午开始下的。下雪前，气温骤降，地上均匀地结了一层冰粒子——好像老天在铺一张防潮、防寒又可以防止摔疼的席子。

然后，仙女一样娇气又漂亮的雪花就可以放心地来到人间了。

先是零星的一两朵，渐渐地越下越厚，最后是铺天盖地地密——密到晚晚和点点每出去跑上一小会儿，回来身上都是一身厚厚的白。

就像换了一件又一件崭新的白棉衣……

本来，妈妈是不让晚晚出去的，因为外面的雪真的是太大了，就算糊在衣服外面的能掸掉，可是钻进脖子里和袖子里的还是很快会化成冰凉的水。

可是晚晚想爸爸呀，晚晚不想错过看到爸爸后，第一时间冲过去的那一刻，因为爸爸离家又是整整一年了！

“你就是一直站在村口那儿等，等成一个傻傻的小雪人儿，爸爸也是不可能再快的——除非他突然长出两个大翅膀，扑棱棱地飞回来！”妈妈一边在砧板上切肉一边笑眯眯地说。

可是五岁的晚晚哪儿听啊，还是一遍又一遍地满怀希望向着村口飞过去，再一遍又一遍地带着满身的雪花和失望飞回来……

别说是晚晚了，早早想，就算是自己，如果不是要帮妈妈在灶下烧火，帮忙准备年夜饭，也一样会跟着晚晚飞进飞出的。

不，不是飞进飞出，因为自己毕竟不是一个淘气的五岁小男孩，也不是一条连安静半秒钟都会浑身不自在的小黑狗。

而是一个文静的十二岁的姑娘家。

用妈妈的话说，“咱家早早就是一个稳稳当当的大姑娘。”

一个稳稳当当的大姑娘，肯定会稳稳当当地站在村口等，一直等成一个傻傻的小雪人儿为止，一直等到爸爸回来为止……

爸爸真的就回来了。

爸爸不可能不回来。

因为今天是除夕，过年了。

“回去吧，你们娘儿仨都回去吧！要不了多久就又过年了，过年我就又回来了！”——每年正月初几，最多也就是吃了元宵过了十五吧，每当早早跟着妈妈和弟弟还有小黑狗点点一起将外出务工的爸爸送到村口的时候，爸爸总会紧走几步将他们甩在身后，然后回过头来挥



挥手，对恋恋不舍的他们说。

爸爸说话是算数的，因为已经整整三年了，他每年过年都回来。
今年当然也不例外。

只不过，爸爸今年回来得稍晚些，将近天黑了才到家……

在十二岁的早早的脑海里，这个世界上最最值得期待的事，就是爸爸回家。爸爸回家真是太好了：不仅带来了漂亮的新衣服，香喷喷的平时吃不到的零食，非常慷慨大方的压岁钱，还带来……这么说吧，爸爸回来之后的家，就像升起了圆月的夜晚，更亮堂了；就像冬天加了一件厚衣服，更暖和了；就像那半扇坏掉的大门被修好，更踏实了；就像吃饭时那张被坐满了的小方桌，更完整了……

当然，早早也更快乐了。

弟弟晚晚更是。

特别是今年。

因为今年和爸爸一起降临的，还有一场雪，一场铺天盖地的雪。

于是，五岁的弟弟晚晚就更欢了，几乎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拽着爸爸一起跑到外面的雪地里。雪地里本来就有多得数不清的乐趣，再加上现在又有了爸爸，有了一年才回来一次的像大熊猫一样珍稀的爸爸，于是那乐趣自然就放大了，就翻倍了，就升级了……

现在，小胡庄上的雪还在，整个世界的雪都在，白茫茫的一片。雪地上，爸爸带着自己和晚晚以及小狗点点一起走过的那些脚印还在，依旧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一起堆过的雪人儿还在，依旧白白胖胖笑咪咪的；一起追过的小鸟儿还在，依旧叽叽喳喳、蹦蹦跳跳的；一起摘过的冰凌还在，依旧长长短短、晶莹剔透的……

还有，一起摇过的大树还在，一起溜过的冰面还在，一起看过的

蓝天还在……对了，自己还在，晚晚还在，点点还在……

可是，爸爸却走了。

爸爸不仅自己走了，还把妈妈给拐走了，偷偷摸摸地拐走了。这样说好像不对啊，好像冤枉了爸爸，因为妈妈曾经不止一次地跟自己说过，她也很想跟爸爸一起到外面挣钱的。

而且今天早上她留下的信里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写着：“早早，咱们小胡庄上好多妈妈都跟着爸爸一起到大城市里挣钱去了。妈妈再也不能待下去了，再待下去也许就要急死了……”

“主谋”是妈妈也不一定。

不管“主谋”是爸爸还是妈妈，结果都是一样的：他俩趁着夜色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

把自己和晚晚像丢手绢一样丢下了……

一个被丢手绢一样丢下的孩子，特别是一个只有五岁的男孩子，是不可能不无精打采的。何况他还刚刚哭过，在清晨洒满阳光的明亮的雪地上，他那肿得就像一条线一样的眼睛还眯着呢。所以曾经给他带来无限快乐的白白胖胖的雪人儿、叽叽喳喳的小鸟儿、长长短短的冰凌，此刻一点儿也没办法引起他的兴趣。

小狗点点也是，闷声不吭，耷拉着耳朵和脑袋，拖着尾巴，一步一步很慢很沉重地走着，好像它并不是狗，而是一头小小的、背上驮着一口袋粮食的驴。

或者也是一个小孩子，一个被大人偷偷丢掉、怀着一肚子委屈的小孩子……

是的，是委屈。

早早感觉委屈极了。

一个十二岁的姐姐和一个五岁的弟弟一样，受了委屈都可以哭，



都可以痛痛快快地哭，可不一样的是，晚晚哭完之后，除了眼睛肿成一条线，还有看起来无精打采的，其他也就没什么了。可早早哭过之后会去找自己的好朋友。

每次遇到特别开心或者特别不开心的事，早早都会去找自己的好朋友。

好朋友仿佛是孙悟空，真的是太神奇太神奇了，能让自己的开心大起来，像泡泡糖一样大起来，也能让自己的不开心小下去，像泡泡糖一样小下去……

现在，早早要去找的是小满。

早早之所以找小满，一来是因为小满和自己一个小胡庄上住着；二来，也是最最重要的，是因为小满和自己一样，以前也是爸爸在遥远的大城市里挣钱，妈妈留在小胡庄上种地喂猪带孩子。

而且妈妈跟小满妈妈就像自己跟小满，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早早其实是想看一看，小满的妈妈是不是和自己的妈妈一样——“再也不能待下去了，再待下去也许就要急死了。”

看看她是不是和自己的妈妈一样，就像自己睡熟时做的一个梦，一睁眼马上就不见了……

可是，让早早非常难过的是，小满的妈妈什么地方也没去，依旧像从前一样待在家里好好的，依旧像从前一样对自己那么热情。她一见早早领着晚晚进了门，连忙去簸箕里抓了两大把炒花生和炒瓜子，一边朝早早和晚晚的手里塞，一边自言自语地责怪道：“天这么冷，扔下两个孩子就走了……翠霞也真是的，难道就不能再等等吗？等到两个孩子再大一点儿吗？”

翠霞就是妈妈，妈妈叫翠霞，刘翠霞。早早有些委屈地问：“三婶，你知道我妈妈要走吗？”



“知道，怎么不知道？昨天夜里我都上床睡觉了，你妈妈又跑过来喊门把我叫起来了。她嘱咐我平时要多照应你们姐弟俩。”三婶这么说的时侯，一定也发现早早脸上的委屈和小小的不满了，所以连忙补充道，“我当时还劝过她呢，劝她像我一样再等几年，等孩子大一点儿再出去，可是你猜你妈怎么说，她说她一天也等不了了，再等外面的钱就都被别人挣光了。她还说，俗话讲得好，要想走三六九，明天正好初六，明天就走，而且要一大早悄悄地走，不然晚晚一定会拖着不放的……对了，还有早早，早早也一定会哭的……”

早早已经哭了。

是那种不出声的，但是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的哭。

按小胡庄人的说法，这叫闷哭。

差不多是哭里面最最伤心的一种哭。

小满知道就好了，早早一边闷哭一边想，那样说不定……

“早早，我什么也不知道，就连你妈妈过来喊门我都不知道！”一直站在旁边没吭声的小满，仿佛听到好朋友心里的声音了，一边不知所措地摩挲着自己的衣角，一边愧疚而小声地说，“早早你知道的，我一睡起来就像……对了，就像猪！死沉沉死沉沉的……”



3. 高兴是一只受惊的鸟

像天下几乎所有的集镇一样，红集乡主干道是笔直笔直的一横一竖两条街，而且这两条街像“十”字那样工整地交叉着；也像天下几乎所有的集镇一样，红集乡“十”字街上一年当中最最热闹的那天永远是正月十五。

庙会日。

“妈妈，咱们红集乡也没有庙啊，哪来的这个正月十五逢庙会呢？”前年，也可能是大前年吧，也是今天，也是走在……哦，不，应该说是挪，挪在这一横一竖的两条街上，早早的脑子里忽然产生了一个大大的疑问。

“可能是从前有庙吧，”早早至今还能清清楚楚地记得妈妈当时说的话，“别胡思乱想了早早，紧跟着妈妈，不然你会被挤丢了……”

是的，是挤，每一年庙会都挤，今年当然也不例外了。挤到什么程度呢？挤到……这么跟你说吧：假如这时候恰好有一只蚂蚁被挤在了人群里，那它也很难找到缝隙钻出来！

真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好像全世界所有要卖东西的人全来了！

好像全世界所有要买东西的人全来了！

好像全世界所有不卖东西也不买东西，只想看看热闹的人也全来了……



奶奶本来也是要来的。虽然家里有鸡还有羊，需要看门；虽然自己已经六十五岁了，而且因为年轻时劳累的缘故，落下了腿脚不好的老毛病；虽然红集乡集镇所在地，也就是赶庙会的地方，距离小胡庄大概有将近十里^①地；虽然……但是，这一切到了五岁的孙子跟前，又算得了什么呢？

要知道，庙会是什么？庙会就是人山人海啊，谁能保证人山人海里全部都是好人？假如有一个坏人呢？而且是一个专偷孩子的坏人呢？再说了，就算一个坏人也没有，孙子自己也可能被挤丢的啊。

而一个五岁的孩子要是在一个离家十里的地方挤丢了，那他还能自己找回来？

“奶奶，不是还有我吗？你怎么把我给忘了？”早早不想把弟弟一个人丢在家里哭，早早也不想错过这个一年才有一次的热闹的庙会。再说了，明天寒假就结束了，就开学了，早早还有好多东西要买呢，所以早早只有劝自己的奶奶啦。

“是的，还有我，我们呢，”小满、甜甜、大闪、二康、三丫头……小胡庄上的小伙伴，也是今天要一起去赶庙会的孩子，信誓旦旦地站在早早一头：“我会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晚晚的”“我会紧跟在晚晚后面的”“我会拉着晚晚不放的”……特别是比早早高一年级也大一岁的大闪，还文绉绉地说：“我会和晚晚形影不离的……”

奶奶心里就有些松劲儿了。奶奶心里一松劲儿，手上当然也就松劲儿啦。奶奶手里一松劲儿，早就在她怀里一边哭一边挣扎的晚晚，当然就可以成功地挣开啦……

可是，事实证明，小伙伴们都撒谎了——不，不是撒谎，要怪就怪庙会上的好东西太多、太引人了：陀螺、泥哨、变形金刚、玩具小

^① 里，非法定计量单位。1里=500米。